

1757
/

本溪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

政协辽宁省本溪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4·9

前 言

根据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》关于征集、研究、出版中国近代史、现代史等历史资料的规定，本溪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《本溪文史资料》。它为研究本溪历史，教育后代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。

本刊所选编的资料范围，在时间上，是从“戊戌变法”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；从地理上说，是发生或活动于本溪地区的一切重要历史事件、重要历史人物，以及能反映时代特点，具有教育意义的资料，不拘体裁，均在选编之列。

我们所征集和编印的稿件，多是当事人的亲历、亲闻、亲见的记述。但因经历及认识水平不同，其内容、观点及史实，必有可商榷之处，欢迎知者予以补正核实。同时，由于编者水平所限，编辑工作中难免有缺点、错误，更希不吝批评指正。

在两个“文明”建设中，我们殷切希望熟知本溪地区文史资料的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，踊跃撰稿，为推动我市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，办好《本溪文史资料》而共同努力。

编 者

1984年9月

目 录

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

- 忆邓铁梅抗日事迹……………邓卓然 (1)
- 回忆白东海烈士……………~~魏~~魏普武 肖玉林 唐中伦 (27)
- 我所见到的彭总……………方未艾 (33)
- 南芬万盛客栈… 孟博生 傅守仁 王荣春 马魁明 (44)
- 本溪煤铁工业的发展和**中国**工人阶级反对
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……………《本钢史》编写组 (49)
- 我的父亲戴广胜……………戴文博 (70)
- 本溪“思想犯”案亲历记……………朱光壁 (93)
- 奔向光明

- 新乡起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庞庆振 (101)
- 本溪煤矿瓦斯大爆炸……………张洪昆 (129)
- 本溪钢铁学校沿革史(一)……《钢校校史》编写组 (134)
- 闪光的青春

- 回忆马忠骏同志……………朴 伟 (144)
- 回忆本钢医院……………邓守屏 (150)

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

——忆邓铁梅抗日事迹

邓 卓 然

一、家世和青少年时代

家世与童少年时期

邓铁梅将军原籍是辽宁省本溪县小市区磨石峪人。清朝末期光绪十七年（一八九二年）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本村一个没落的士绅家庭。他童年时代的乳名叫邓泰来，本名邓古儒，铁梅是他的次章（别名），他在入仕途后，即以字行，改用铁梅为正式本名。邓铁梅的祖父邓荣昌（别名锦堂），在当时的辽东一带，是一位具有一定声望的士绅。他的父亲邓继新先生，为人慷慨爽直，母亲刘氏，性情温和，持家有方，以善良见称于乡里，生有五子，邓铁梅居长，二、四两子均是农民，三、五子分别在沈阳造币厂和抚顺煤矿工作，不幸在青年时代即相继病故。铁梅祖父邓荣昌秉性廉洁，不事产业，家中仅有四合院住宅一处，别无恒产。后来由于土匪寻仇报复，宅被匪焚烧，铁梅未能重建新房，家人同他的老母亲仅凭三间草房居于故乡。

邓铁梅将军七岁时，就读于本村私塾馆，攻读四书五经。十五岁转入三门洞（地名）高等小学堂读书。此时，他的堂叔邓继述在小市区当总甲长（县设剿匪武装）。邓铁梅十八岁由高等学堂毕业后，便在小市总甲所担任文书工作。这是他走向社会的第一步。

铁梅将军在童少年时代，正是清朝统治达到腐朽极端，内政不修，外侮迭至，割地赔款，时有所闻的时代。清统治者这种丧

权辱国，屈膝投敌的苟安政策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对。而清统治者仍不在政治上采取补救和改革措施，却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武力镇压，企图窒息人民的爱国热情。光绪三十年（一九〇四年）清廷竟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战争的战场，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神圣领土上交战，自己却无耻地宣布“局外中立”，置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。在日俄两军炮火纷飞时，当地土匪乘机蜂起。他们或效忠于日俄，或趁乱劫掠，到处打家劫舍，绑架勒索，造成哀鸿遍野，民不堪生的悲惨景象。时本溪地区适逢战火、匪患要冲，人民的不幸遭遇可想而知。

铁梅将军的祖父邓荣昌，忧伤乡里的疮痍满目，民不聊生，毅然愤起，倡组大团（地方武装），勉济时艰，保卫乡里，深得民众的拥护，将有害地方最大的匪首黄义山二楞铜（山头号）捕获，送官决办。竟因此举与黄匪帮结下世仇，黄四懒王（山头号，他是黄义山的胞弟）勾结日本人，接济枪支弹药，在青纱帐聚集匪徒为恶地方，并声言为乃兄黄二楞铜复仇。一九〇六年六月，黄匪邀请宽甸巨匪兰氏叔侄协助复仇。两股土匪约二百余人，袭击磨石峪邓宅。由于当时匪众邓寡，势力相距悬殊，匪气焰嚣张，大肆进行烧杀活动，邓家除房舍全部被焚毁外，家人、团勇及亲属共死亡十二人。铁梅的父亲邓继新先生也在这次御匪激烈战斗中不幸死难。当时铁梅将军年仅十五岁，他目睹家败父亡，即誓志长大定要歼匪报仇，从此以后，他每天晨起晚睡，荷枪实弹到村外打靶。他在打靶时不限定目标，无论冬夏不择气候，夜晚则用香火作目标。经过几年的苦练，他精通了各种类型的长短枪的射击，都能弹不虚发。后来，他每次与匪帮相遇，皆能歼匪脱险，这都是他于青少年时刻苦习练的结果。

铁梅在本村私塾读书时，具有超人的记忆力，每次背书时，老师指定的篇章，他都能一字不忘地背诵下来。在放学后的业余时间，他最大的嗜好，是爱听长者给讲故事。余先父邓却凡是晚清时代的一位宿儒，在远近的乡里中深孚众望，但他秉性孤高，

又抱有民族界限，当然不能适合时宜，虽两度到龙江省克山、通河两县去从宦未久，即回家乡开讲授徒，曾在县中女师任国文教员。家居时，每天于晚饭后即给村中一些少年讲故事，先讲过一些《聊斋志异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试场异闻录》等封建迷信的荒诞不经的故事，但也都寓有规过劝善的深意，主要是讲述历代兴亡史。由于先父存有强烈的民族矜域，在给青少年讲历史故事时，特别侧重讲解异族入侵祖国的惨痛故事。在讲到在敌人的铁蹄下，举国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过着长期的地狱生活时，铁梅听到马上就表现悲愤的情绪；在讲到民族矛盾激烈，祖国处于危急之秋，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，愤起抗敌救国，献出自己的生命时，铁梅对于这些热爱祖国的烈士是特别崇拜和敬仰的。一次，铁梅听到讲述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，解往大都，路过金陵驿的题壁诗有：“从今别却江南路，赢得杜鹃带血归”之句，竟被感动的流下眼泪；当听到当时的执政群奸，庸碌误国，为谋自身利禄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之时，他立刻从凳上跳下来，跺足唾骂奸雄，表现出疾恶如仇的性格。凡此情形，足以表明少年时代的邓铁梅，对于人物的爱憎立场是十分鲜明的。

邓铁梅十八岁那年由三门洞高等小学堂毕业后，即到小市区总甲所担任文书。他的堂叔总甲长邓继述在同土匪战斗中不幸阵亡。他协助家人把丧事料理完即去本溪投考警察教练所，毕业后被分配到警察大队当班长。

本溪县境多属山区，平原极少，最适宜于土匪潜藏。不但本县土匪在临近山区一带出没，邻县土匪也经常把绑架待赎的肉票（人质）转移到本溪县境，等待家属持款来赎。当时任本溪县警甲所长的吴星三（沈阳县白塔铺人）由于县境匪患猖獗，屡遭上司斥责，深为愤懑。虽经三令五申，责成警察大队严剿，非但毫无成效，反而匪氛愈炽，各村绑票勒赎事件日有所闻。其主要原因，是每次的官警出剿，都未能给土匪以重创。他们行进中，都

与土匪保持一定距离，不知是蓄意纵匪，还是惧匪。每次上报时，都是在警队到达后，土匪闻风而逃，徒劳往返，无功而还。此后，有一次奉命进剿，队长行动仍援旧例。而铁梅自告奋勇，带本班入山搜剿，未到一个时辰，即同土匪遭遇。在警匪互相射击时，两名土匪被铁梅当场击毙，并将匪首级割下，悬挂在土匪经常出没的要冲，以惊匪胆。同时缴获步枪两支。这是本溪县在剿匪以来的初有斩获。回县后铁梅深得吴星三所长的赏识。

凤城剿匪生活

当时，本溪县属于三等县而凤城是一等县。吴星三同东边道镇守使兼暂编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汤玉麟有瓜葛亲。得汤的助力，吴得调任凤城警甲所长，他将铁梅带往凤城任警察大队副。在吴星三未调凤城前，凤城县境内尚有二十余户被绑架的“肉票”未曾赎回。吴莅任伊始，即责成铁梅限期肃清境内匪患。铁梅为踪迹匪情，亲到被匪绑票的家属中了解土匪所在之处和经常活动地区。一些家属恐触怒土匪撕票（即杀害人质），多以现在没有音信为词，拒不肯谈。但是，也有一部分家属，因土匪索要的赎款数目过大，无力筹措，被绑去的家人迟早也得遭匪杀害，不如以实情相告，寄万一之希望于官警。铁梅由家属口中得知土匪已将“肉票”转移到本溪县境南营坊沟里的大边沟隐藏待赎。该地区是宽甸、凤城、本溪毗连的山区，山深长达二十余里，人烟稀少，如无人引路，是不容易寻找的。铁梅将情况向所长汇报后，立即简选警队七十余人，向匪徒所在地行进。到距离大边沟约五、六里远的一个小村落宿营后，立派干警到村外隐蔽处放卡哨进行封锁，禁止村民外出，恐土匪得知有警队进剿而转移远避。

傍晚夜幕已降时，在村内留驻十名警员，监视村民，以防走漏消息。铁梅亲率警察六十余人摸近大边沟路口，即将队形散开，守候土匪出入。等近两个时辰，即见远处似有黑点移动。临近时方看出前行的是两个挑担子的，后面两人背枪随行。铁梅据

情断定这是土匪给山里的人质及看票的匪徒送饮食的。先举枪将两个背枪匪人击毙，遂即令挑担子的村民带路，直驱匪穴。将近匪窟，窟内众匪徒因听到沟口枪声，不知何故，纷起握枪，向前侦察。在前面一名手持短枪的匪首喊问铁梅是作什么的，铁梅迅将该匪击毙。此后，警匪双方交火互相射击，一时枪声大作。铁梅弹无虚发，又连毙三匪。余匪见势不妙，遂弃人质，纷纷向深林中逃窜。斯役共击毙匪徒六名，缴获长短枪七支，救回被各股土匪绑架的“肉票”四十余人。

凯旋回城后，铁梅立即被提升为大队长。参加战斗的警士每人奖现洋十圆。救回的各县“肉票”，分别通知其家属前来认领。赏给诸警士的奖金，“肉票”家属恳请由他们负担分摊，并未动用公款。

一九二四年，陈奉璋出任奉天省警务处长，当时东边各县土匪横行，民不聊生。陈氏认为当地匪势如此猖獗，只凭每一个县警甲的单独力量，不能肃清匪氛；若要彻底肃清匪患，必须正本清源，集中力量，首先打击悍匪。为此，乃将当时匪患最为严重的凤城县以及岫岩、安东、宽甸、本溪、桓仁、庄河等七县，编为一个联防区，并在岫岩设立七县联防剿匪总指挥部，任命岫岩县警甲所长官文超兼任总指挥，七县警甲统一调动、集中使用。这一措施，对当时的地方社会治安的维持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尤其是邓铁梅所率领的凤城警察大队，屡创巨匪，时建奇功，大为官总指挥所倚重，遂保荐他兼任副总指挥（官文超同陈奉璋是表兄弟）。是时，带铁梅来凤城的吴星三所长早已转调热河，继吴之后任所长的是时远岫，时又奉令转调宽甸，于是官文超指挥趁机又保荐铁梅为凤城警甲所长。由于铁梅在东边各县剿匪著有功绩，曾得省令嘉奖，以荐任职待遇，县知事记名任用。铁梅则剿匪积极，不遗余力。

一九二六年某月（具体时间忘记），他带领警察队四十余人进行剿匪。队伍到达五区石门子村宿营时，是夜各股土匪共集结

四百余人，将石门子村包围，声言一定要同邓铁梅算帐，特来报仇雪恨。双方接战后，匪恃压倒的优势，分头进攻村内，双方演成夺屋战。铁梅在沉着应战中，发现土匪帽遮均朝后，估计这一定是土匪用以识别的暗记，遂命令警察队将帽遮全部朝后，循火力弱处突围。是役官警未有一名伤亡，而匪人反遗下尸体七具。土匪失败，在退却时纵火，将村民房屋焚毁四户，以泄其愤。

当时，在匪徒和山区的部分百姓中，都习惯呼铁梅为“邓倒霉”（因霉与梅谐音）。在土匪内部遇有争议时，彼此发誓言以明自己心迹，经常说：谁要是昧良心说谎话，明天出门就碰到“邓倒霉”。由此可见，匪人对邓铁梅是何等的畏惧。

斗 食 官 肖 文 波

一九二五年，邓铁梅因当时本溪县第二区（小市）区长肖文波，依仗其兄肖汉范（时任教育局长）之势力，勾结官府，渔肉乡民，横征暴敛，设赌抽头。他悯乡亲之苦，为申张正义、驱逐贪官，遂写出义正辞严的呈状上递给奉天省长公署，列举肖文波的四大罪状，以暴其奸。

呈文中列举的肖文波四大罪状是：“一、肖区长文波违背加地章程，每村之地无论浮多与否，小村则逼加五千亩，大村则逼加六、七千亩不等，并佯言监督允许每亩地提出大洋两角，作为自己酬劳，故此无论山坡、沙石、河套等区强行苛量，以图多得酬金不顾民饥苦，稍违抗则绑送加之。”“二、肖区长设赌抽头……有磨石峪村长王则信确知赌要情事，心抱不平赴县举赌，监督飭区将一千赌犯连传到案，而该区长见事发觉，星夜赴县见监督巧言弥缝，遂不究赌。”“三、肖区长下乡丈地，率十余恶役，逐户逼索最优酒食，丈竣后仍索工食费洋，大村七、八十元，小村五、六十元，违则押罚，且该区长等均有办公经费，如此勒索，穷民何堪。”“四、……该区长违背区村制章程，仍留乡勇二十名，在区公所常驻，以作威福，不计人民负担，并到处骚

扰”。

在当时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的情况下，邓铁梅能够不计个人利害，抓住肖文波区长的贪污勒索的劣迹，仗义执言，替百姓说话，这在旧官府的官吏中还是凤毛麟角，难能可贵。铁梅呈文还真的发生了作用。根据奉天省长公署于同年七月六日发出的指令第八号得知，肖文波区长，因“御下不严溺职，应准撤革，听候查办”。

当然，告倒一个贪官污吏，不可能解除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压迫剥削之苦，也不能动摇军阀统治的政权基础，但却反映了铁梅勇于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可贵精神。

铁 轨 置 石 事 件

一九二八年四月，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控制的安奉铁路，不知为什么在凤凰山下的路段上出现了一块石头，经铁路验道车发现后，即将石块挪置道旁，并没影响到列车的行进。但是，日方接到情况报告后，即借故兴事，意欲讹诈。他们向凤城县政府提出抗议，硬说是中国人有意制造列车颠覆事故，并认为这是危害大日本帝国利益的行为，向县政府提出以下无理要求：

（一）限期将置石人犯捕获并交日方处理。

（二）由于发现石块，使列车误点，所造成的损失，由县政府负责赔偿。

（三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

（四）县长亲到安东日本领事馆道歉。

日方就上述条件，要县长签字，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。当时县政府同公安局立即分别致电省政府、东北交涉总署、公安管理处，报告事件发生经过，并请示处理办法。事过两天，尚未接到上宪指示，而日军驻鸡冠山的守备队长竟率全副武装日军四十余人，将县政府包围。当时，姜县长托病不敢出面，并用电话通

知公安局，要铁梅速来同日方交涉，说明待省令到达时立即答复。邓铁梅立即带领警卫人员六名来到县政府。在进门时，日军并未阻拦，到办公室后，翻译杨贵九即向日本守备队长介绍说：现由公安局长前来商谈。日方在商谈中除责备县长避不见面外，并迫令铁梅代县长签字。铁梅向日方解释，没有上宪命令，地方官吏无权对外签署任何文件。日守备队长立即勃然变色，将其所佩指挥刀拔出，进行恫吓，铁梅见日人蛮不讲理，亦不示弱，迅将所佩手枪抽出握在手内，站在身后的六名警卫人员亦持枪在手，情同临敌。一时，双方相持，剑拔弩张，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。日人见铁梅傲然挺立，毫无屈服之意，乃收起淫威，转呈笑脸，向铁梅讨好地说：既然姜县长有病，等他病好后再办理吧！又向铁梅表示：我早就知道你的，我们是没有会过面的好朋友。经过一阵寒暄后，即率队解围而去。此后，铁轨置石事件遂不了了之。而邓铁梅经此事件后，对日军欺软怕硬的反动本质有了了解，而他的不屈外敌的斗争精神也多为人民所称赞。

一九二七年，过去曾任凤城警甲所长的程先生（名字忘记）重游故地，听铁梅之名，特到公安局拜访。铁梅对前任的到来，为尽地主之谊，盛为款待。程君为人谦和，且工诗善画，在临别之前，特为铁梅绘一株枝干粗壮的大梅树，并赋律诗一首书于画轴。诗云：

重游龙原日，停车特访君，
英风播遐迹，辽左尽知名。
每战多奇策，威慑贼胆惊，
东陲资保障，警甲树勋名。

铁梅对程君墨迹，甚为珍爱，特悬挂在办公室内，随时鉴赏。借此幅画轴竟于一九二八年发生所谓铁轨置石事件后，驻安东日领事来凤城公安局时，见到此画，亟为欣赏，索要而去。铁梅以此画轴赠送于日领事，对平定铁轨置石事件可能有些关系，但这仅为猜度之词。

免职离凤城赴牡丹江

邓铁梅于一九二四年任凤城警甲所长，一九二九年离职，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内，他在旧社会的官场里厮混，以当时宦途中的常情猜度，他虽不能腰缠巨万，囊中总不能毫无蓄积，可是，他确实是清风两袖，一无所有。这也是他被撤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他任期内，陈奉璋处长转任安东关监督，继任处长高纪毅又转任北宁铁路局长，新任处长孙旭昌，莅任伊始，即被免职，委任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姐夫王清吉任凤城公安局长。当时官场风气，每当新处长莅任，各县市公安局长都要赴省晋谒，并有所赞见。铁梅认为我既没有金钱，徒手往谒，更会引起反感，不如不去，反正我这个局长，也不是花本钱买来的，干脆就听之任之吧！旧社会，在地方上任县长、税务局长、公安局长等职务的人，虽需要资历，但更主要的是凭强有力的靠山或金钱，如缺乏上述两个条件，都不能维持。东边道各县到一九二六年后，匪患基本肃清，地方安谧，铁梅这个靠枪杆子起家的局长也就到了“飞鸟尽、良弓藏”的时候了。在高纪毅任处长时，就打算把他撤职，藉召集全省公安局长来省会议的机会，高大发雷霆，横加指责。适逢东北讲武堂教育长鲍文樾（字志一）到警务处去看他，高误认为他可能与鲍有某种关系（鲍是凤城人），方寝其事。

铁梅离开凤城，即到警务处当督察员。时间不久，东北讲武堂教育长鲍文樾出任东省特别区公安管理处处长，电召其赴哈尔滨，旋被任命为牡丹江警察署长，一直到一九三一年“九、一八”事变。

二、抗日救亡概略

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的组成

一九三一年，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轰动世界的“九、一八”

事变，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。具有热血的东北人民，本着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之义，自发地组织起来，进行规模不同的抗日救亡工作。邓铁梅得知沈阳发生的事变情况，以及辽宁省政府已临时迁到锦州办公的消息，同时也看到日寇侵略活动的猖獗：今天占领某县，明天占领某市。特别使他痛心的是当时留驻东北的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，不但没能率所部驱逐敌寇，有的反而屈膝求降。时驻吉林的黑洽，驻山城镇的于芷山、驻洮南的张海鹏等统兵大员，竟屈膝事仇，为虎作伥。他想：如斯将领，如斯军队，人民尚有何望！个人纵有报国热心，奈身非军职，无兵可用。他经多次缜密的考虑，决心组织民众，训练民众，从事抗日救国工作。于是径赴锦州。抵锦后，首先去访谒故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，详陈组织民众以抗日的方案。黄氏极表赞同。黄认为他在凤城颇有声望，易于号召，建议他回凤城去树立抗日旗帜。研讨既定，第二天黄即给他办理了一张委任状，名义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总司令，并交给他旅费一千元。他就携同好友东北军下级军官云海清（字于林）回到凤城尖山密，以同乡、同事关系拜会了一些旧友，对安东、凤城等地的情况做了一番了解。又转赴小汤沟，在顾荫堂家聚集一些人，共同商议，确定了抗日救国的宗旨。马上分头到各村联络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。当地许多人多属铁梅旧契，况值国难当头，遂慨襄义举，献出自己的械弹，并向远近地区通声息。各村屯的青壮年自动携械来归者，接踵而至。在不到十天里，就征得大枪三百余支，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，由邓铁梅任司令。至十二月份，队伍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，建立起三个大队，一个武术大队，一个侦察队。当时参谋长为王兆麟（事变前凤城教育会长）、副官长王少伯、秘书长傅恩琛（事变前凤城公安局总务科长）、军需处长马瑞禾、军械处长汪晓东、军法处长王雅轩、军医处长关立芝。第一大队长于琛海，第二大队长孙耀庭，第三大队长云海清，武术大队长佟玉清，侦察

队长栾玉璞，初步组成总司令部。以后建军编制屡有变动，人事亦有更迭。

进攻凤凰城

在初步建军就绪后，就决定先进攻安奉线的重镇凤凰城。在行动之前，经周密侦察，确知县城里驻有日军武装百余人，他们是连山关独立守备大队板津派出的一个分队，驻西街老营房的西河小队，守备车站的日本警察署、宪兵分遣队和日本自卫团。另有何大马棒的伪警察近二百人，驻守城内。此外，没有其它武装。当时根据城内的情况，进攻部署是：以第二大队和武术大队（大刀队）的配合为进攻主力，第三大队的一部分，分头去四台子、高丽门两站同凤城间隙处，破坏铁路，并负责阻击可能从安东、鸡冠山两方面来的敌援。第三大队的一部分临时附属第二大队指挥，担任主攻部队，第一大队布防在二龙山一带高地，做总预备队，以备应付意外情况。筹划既定，即分头出发，秘密向预定地点集结，以待约定日期，准时行动。主攻部队分两路进袭：第一路由邓铁梅亲自指挥，直插凤城腹地，包围王秧子大院日本参事官驻地。它们一部分包围伪警察大队营房，一部分要冲击日本守备营房；第二路由孙耀庭指挥，负责进攻车站的日军。

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间，在敌人丝毫没有觉察的情况下，自卫军向凤城之敌发动攻击。伪警察大队里的官兵，很多是邓铁梅在凤城公安局长任内的旧部，在夜间仓皇应战时，经义勇军喊令缴械，就很快地放下武器，仅何大马棒领十几个人，乘夜幕遁逃。日军守备队龟缩在营房内，被打得哇哇直叫。车站日军亦被围攻，死伤不少。自卫军捣毁了维持会，冲进了监狱，救出被日寇逮捕的爱国人士近百人。放火烧了日人平井真一郎经营、从事特务活动、贩卖鸦片、吗啡等毒品的平井大药房。打得日军魂飞胆破。天尚未明，撤出战斗。对伪警大队的被俘人员处置是：愿随同抗日者欢迎，有顾虑不愿随走的资遣回里。凡属中国

商民的财产物资寸草不动。搬运敌伪物资时临时雇用的大车，按照往返日期加倍付款，全部放回。在自卫军退走快接近抗区时，敌人援军赶到，在后拚命尾追。敌行抵二龙山，遭到自卫军埋伏的第一大队阻击，敌不敢深入，仅向抗区打炮一百余发，即退回城内。斯役共缴获一二三式步枪三百余支，三八式步枪二十余支，轻机枪两挺，迫击炮两门，以及各种手枪弹药很多。自卫军进攻凤城胜利消息传出以后，邓铁梅的威名远震。自“九、一八”事变以来，这是第一次敢犯敌锋的壮举。此时，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加委他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。

和平进驻庄河、大孤山

义勇军攻占凤城大捷后，士气极为旺盛，当地人民受到鼓舞。在共赴国难的号召下，军民结合愈为密切。民众把战斗的胜败，视同切身的利害；自己身家财产的保障，也完全寄托在这支抗日武装的命运上。他们对义勇军的拥护和热爱，表现得十分突出。直到现在，同凤城、岫岩、本溪一带五十岁以上的老人谈起邓铁梅的往事，他们还是津津乐道。在当时，远近各地群众中有许多神话般的传说，有的说：邓司令的大刀队刀枪不入，进攻凤城时，日军用重机枪打不倒；冲锋时，敌人的刺刀也没有扎进去。有的说：邓司令的军队，是少帅（指张学良）从关内派过来的二十多个旅，由北井子一带秘密登陆的。群众中流传的各种不同的传说，说明人民心里向往抗日，盼望义勇军的抗日战斗胜利，同时也是对各地伪军的影响和打击。

在义勇军预定进攻庄河县和大孤山的时候，经事先侦知这两处没有日本军，仅有伪警团，为了防止他们携械逃跑，于是在进行分路合击的军事行动部署的同时，分别给两处去信，告诉他们义勇军行动的目的，保证绝对不杀害一个中国人，不妄取商民或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和物资；但是伪警团的所有武器，不准隐藏或外运。迫我义勇军到达时，两处士绅均到郊外迎接，伪警团亦自

动放下武器。义勇军纪律严明，市廛不惊。这次义勇军和平进入庄河县和大孤山，共缴获火轮枪四百余支，各种步枪五百余支，迫击炮两门。当义勇军进驻两地时，日机时来侦察、轰炸。为避免商民遭到损失，全军自动退出市镇

抗日义勇军的迅速发展

邓铁梅领导的义勇军在攻占凤城、和平、进驻庄河、大孤山后，军威大振，远近来归。自开始建军以来，仅半年多时间，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与壮大。一九三二年三月，本溪爱国士绅黄拱宸率抗日武装到凤城接受改编。连同已有的武装，当时邓铁梅直接指挥的战斗兵员约一万六千人。其它各地请领番号、接受改编的武装力量在三万人左右（此人数是按自报数目统计的）。鉴于队伍的扩大，乃将直属部队改编为十八个团（包括警卫团、骑兵团、炮兵团各一），以及第一、第八、第十九三个支队和一个大刀队。由黄国忱担任总参议，派参谋长王兆麟为驻北平代表，负责同救国会及各方面接洽有关事宜。这是邓铁梅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全盛时期。

当时部队编列番号及各团团长姓名如下：第一团团长达于琛海，第二团团长沙耀庭，第三团团长沙海清，第四团团长沙品三（本溪归编队伍），第五团团长沙德俊（本溪归编队伍），第六团团长沙香阁（本溪归编队伍），第七团团长沙永芳，第八团团长沙福田，第九团团长沙锡九，第十团团长沙庆吉，第十一团团长沙庞景泰，第十二团团长沙黄凤山，第十三团团长沙周尚恕，第十四团团长沙王春霖，第十五团团长沙栾玉璞，警卫团团长沙邓品清（即邓卓然），骑兵团团长李庆胜，炮兵团团长关喜泰，第一支队司令李海山，第八支队司令汪晓东，第十九支队司令张锡藩，大刀队司令郭献廷，大刀队副司令佟玉臣。嗣后由于适应战争环境，编制和人事又屡有变动。

第一次拒绝

邓铁梅的抗日救国活动，符合东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，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拥护。随着他率领的抗日义勇军活动范围的扩大，声誉传遍了整个东北地区，给日寇以极大的威胁和打击。日寇为了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，首先采取诱降的政策。日以二十万元的编遣费及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头衔为饵，派凤城著名豪绅曲明允，利用他与邓铁梅的旧谊作说客，企图劝降。但曲没敢亲自冒险到抗区去面谈，先用信来试探。现在我还记得他信里有过这样几句：“兄何竟执迷不悟，慕救国之虚名，蒙昭然之实祸。况守土者均逃走（指省内大员），有责者咸归命（指统兵投敌的汉奸），而吾兄何人，独欲以乌合之众，图抗强国之锋，成败利钝，不卜可知”。但日本人的名利诱引，曲明允的“忠实”劝告，都没能打动邓铁梅抗日救国的决心，遂断然加以拒绝。

第一次反扫荡

日寇进行招抚工作，遭到邓铁梅拒绝，遂对邓部进行扫荡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，日寇趁青纱帐未起，以牟田口旅团为主力，携同伪军第一旅李寿山部，第二旅赫慕侠部，以及各县的伪警察大队，分路向抗区合击。另以河边联队，伪军第一旅为主力，直向抗区腹地进攻，企图将义勇军南北切断，形成两个包围圈。此时北井子、黄土坎、龙王庙、青苔峪、杨矮子庙等处相继发生战事，战火几弥漫全抗区。邓铁梅为应付这严重情况，率警卫团兼夜向四区三清观挺进。一日天将微明，部队到达西尖山子，同敌伪主力发生激烈的遭遇战。在战斗开始时，敌我互争制高点，义勇军尚占优势。无如敌人械精弹足，兵力又强，施行密集的十字炮火，以压制义勇军。战斗延续到傍午，飞来敌机三架，连续向义勇军阵地投弹轰炸，并进行高空扫射。持续到午后三时，义勇军阵地已被优势敌人切成数段，呈现混乱状态。此时